

魏叔子文集外篇

文引

哀死之文情勝其文非無文也情至而文以至焉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必痛哭以爲哀則哀情微必工於文以爲情則文不工韓氏祭十二郎工於文以道其情者也然而情以微矣哀死之文以樸爲文以不求工於文爲文凡民且然况天性之親此吾所以不深取也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文目

第十四卷

哭姜公歸君文

告李作謀墓文

祭涂母鄧孺人文

祭處士涂允嘏文

哭亾女文

同易堂祭李少賤文

代祭會太安人辭

哭吳秉季文

哭吳稽田文

祭伯兄文

祭口儿子世傑文

哭孔正叔先生

哭涂宜振文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四

文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典士編次

○○○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壬子冬余自吳門歸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  
驟頭風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枕上得姜勉中  
學在計始知尊先生死矣淚微下輒頭痛不  
敢哭既又得歸子元公函信明年甲寅三月  
水莊擁曝軒落成乃爲位白衣冠以哭書曰

明遺臣如農姜公位不書官公志也稍降書  
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  
訖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曰

嗚呼天不賴斯人○單○以○外○走○一老不慙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

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  
不揖客禱客吳越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聞公賢  
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禱篤相別青原山曰予之吳門  
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屋屬毋忘禱迺先到  
公門公欣然躡履接之每過必具饌于畏酒好甜食

必設寒飢滑糖每酒具必招元公二人者談竟日去  
或便宿水樓意志顛倒歌哭雜有故公與臚相結深  
嗚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禧僕遊元  
公不羈胸中少世上人公並與親密元公嘗自刻乾  
坤一布衣語爲方三寸石印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曰  
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叔于當轉手贈矣元公卒  
未贈禧印然禧嘗過元公翻其稿得見之色怵惕不  
敢當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元公善病又使酒罵  
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禧將歸

元公持羊羹脯魚酒一尊過禱南樓開三面窗瞻眺  
雲樹曰相見幾何君遽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者時  
元公益羸瘠氣息不壯予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  
不再見耶及行又出贈詩蓋贈余詩凡三矣而再拜  
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子其跋之貽我遂去不復見  
而公聞禱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先是禱言束裝  
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禱有楊州童奴曰阿那  
甚忠慧嘗從禱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阿  
那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禱亦

相與泣。嗚呼。豈知禱遂果。不再見公耶。甲寅九月阿  
邪死。禱甚傷之。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  
公之別禱也。棹小舟。獨送禱於許聖關上。握手再拜。  
痛哭久之。他日過禱寓門。有高樓及春長風千里之  
詩。公二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并寫公懷贈諸詩。文然  
禱在吳時。公皆未嘗出示。今禱病困。傳公未達成所  
願。太僕集度書至。元公已死五六月。慚負生死不止。  
車過腹痛。廼者事變。杳至玄黃交野。元公又皆不  
及見。江生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



何況死生之際大矣嗚呼豈不痛哉

徐禎啓曰敘次兩人間以自已離合牽綴曲盡古  
法而情事忽斷忽連恍惚無端增其悲態讀之如  
夜月三更聞杜宇之啼

○○告李作諱墓文

南豐李生作諱既卒庚戌二月易堂魏禧哭其墓而告以文曰嗚呼余不幸而哭生之墓也哀哉生之師程山先生以弟畜予生相見執禮甚恭余知其中篤而口訥然弗能宣也既作書數百言自道予報之亦千餘言期生爲古人甚厚已酉八月予客南州程山先生以書來曰李生其聰竊願執贄門下少學問不自信以故逡巡然亦不能久待願毋忘斯意余得書終夜不寐念作諱爲人剛正不苟合而與人坦易不

修。睚。眦。見。義。若。食。利。辟。利。若。寃。生。國。變。後。長。自。棄。舉。  
子。業。學。古。文。好。論。古。人。是。非。意。所。不。可。雖。貴。勢。與。賢。  
不。能。回。此。其。人。吾。固。樂。得。以。爲。弟。子。又。念。吾。生。平。多。  
過。失。而。服。喪。亾。禮。性。好。聲。色。樂。妄。想。二。者。爲。甚。二十。  
年。來。爲。諸。生。說。古。人。嘉。言。善。行。男。女。之。際。不。以。非。禮。  
動。其。心。及。宰。我。問。短。喪。孟。子。答。然。友。諸。書。則。心。怵。惕。  
面。熱。身。不。能。正。席。聲。不。出。函。丈。而。以。作。謀。爲。弟。子。吾。  
何。敢。既。又。念。吾。生。平。汲。汲。少。俊。士。欲。得。有。才。志。者。相。  
與。成。就。使。有。所。用。于。天。下。比。年。授。徒。以。食。貧。自。救。亦。

欲稍稍取擇以寄其志作謀聰敏學諸技藝輒工其  
論古人代毛洗髓多刻至之見余嘗以作謀甚似胡  
致堂先生也而不欲作謀以此自致文章經世之務  
吾皆願與砥礪歸于實用又念禮事師無犯無隱而  
父兄有諍子弟使作謀立吾門必能正色直言匡我  
不逮吾亦有所嚴憚以自束其身然終不敢遽以作  
謀爲弟子也十月余在新城而聞生遽死傷悼不自  
勝見門人之至者未及禮則必拊膺頓足曰南豐李  
作謀死矣聞者皆驚愕及余至程山見程山先生相

與執手而泣明日哭于生家將就位先生泣下沾地  
哽咽而言曰少須句夫李生之爲子門人也久矣子  
不可頓首而拜子遂巡立哭以揖十二月先生又以  
書來曰于信宿程山使吾多所益獨恨李生遽死不  
得聞李生以子爲師也久矣子又安得不置之弟子  
之列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喪後雙  
江執弟子禮自此言之弟子可以拜亾後之師師亦  
可以受亾後之弟子子捧書泣下因憶宿程山日先  
生命子說左傳蔡聲子遇叔舉班荆相食事時力罷

酒立池上。冬日和暢。微風動竹。日影倒射。竹尾子倚樹指顧道通家子弟數世相厚善。卽孝子慈孫在是。反覆數千言。如目見二人。班荆設食。相與興起前後。輩聞者二十許人。皆欣欣動顏色。子惻然念先生。獨心有所隱痛而未之言。而先生來書果云然也。嗚呼。吾安敢不以生爲弟子哉。獨念弟子可以拜亾後之師。其嘉言善行。雖死可以私淑其身。師受亾後之弟子。其於義無所取。雖重以程山先生之命。而不敢受也。是用告生墓。生其聽之。

日徒齋日真誠惻怛寫情事曲折處如畫

○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婚友之致哀於嫂夫人者豈非以夫人生而有德爲女爲婦皆富貴而夫子賢獨以未嘗有子爲恨耶余辛丑之游斯土也以兄事夫人之夫子宜振又四年來教授夫人諸孫欲請見夫人而夫人方日夕居精舍中故不得闖門而拜然余知夫人賢久矣今夏四月夫人疾病旬日而小瘥余僕方自山中來謂內人病已彌月相趣歸延醫徙宅於近郊余過別宜振相視惘惘各有不懌之色竊念吾內人雖不及夫



人賢而年四十未有子又善病病且瘥且劇者垂十年今吾歸不知吾內人之尚無死也歸逾月內人瘥且瘥而余復來則孺人死七日矣嗚呼禍福修短之數其可知耶吾觀夫人蓋非不能生子者夫人有女適鄧氏而死夫人蔬食事佛遂不復當夕此時夫人年未四十也講夫婦之禮安知其不復生男子而潔身自修不肯少回其志是夫人不必以有子而後安矣且吾聞之死生有命子不子亦有命世之陰姤自專者豈能必有子哉夫人之不自子夫人之命也

使夫人德不逮下十年來日當夕於夫子其不有子  
宜如故是均一不有子而夫人則成其賢名已矣夫  
宜振身有令德天必報之以賢子妾媵之子何莫非  
夫人子今夫人靈輻旣出引而反虞余辱爲通家弟  
故陳辭以見夫人之志然以夫人之賢而遽死余則  
旣爲之悲矣

李咸齋曰祭婦人文易俗易套易平淡無味此篇  
空中綴染婉轉相生情法悠然

祭處士涂允恒文

嗚呼吾終已不復見兄矣往予之來此欣然而張足  
登於堂兄與叔父伯仲欣然連袂而迎予握手歡笑  
於一堂之上也豈不痛哉舊十月予歸山中以婦病  
不欲遠出猶喜今三月母夫人七袞將擔簦拜堂下  
爲匝月之聚閏二月得手書知兄有上氣疾及月晦  
伯仲遣使來而兄以訃聞矣予持書手顛不能終覽  
椎膺放聲哭妻妾奴婢皆驚嗚呼允恒其竟死矣予  
登堂而靈几儼然也棺歸然也撫前和呼兄而哭之

既而嫂稱遺命出拜，余家人皆言彌留時諄諄以不  
得待，余爲恨前一二日猶命遣筭與相迎而不意其  
逝之遽也。予聞而益痛哭不能止。兄叔父伯仲皆與  
予爲昆弟，交多可而少否。兄每直言匡予，使予有所  
嚴憚而緩急有無，又常曲體其所不言。余方期與兄  
爲用世之學，進於古人之交，而百五十日間遂至永  
隔幽明，終古不相見也。聞兄之死，心慙乎其若失，居  
兄之館舍，憑兄之几一器一物，莫不觸目而傷於心。  
晝寢夜臥，彷彿而見兄之形，聞兄之聲，咳然自念與

兄○生○交○時○情○未○嘗○及○此○何○死○令○人○思○若○是○嗚○呼○予○平○  
生○固○不○敢○輕○用○其○情○者○也○而○如○兄○者○豈○易○得○哉○豈○易○  
得○哉○昭○烈○將○終○謂○子○曰○人○生○五○十○不○爲○天○兄○年○五○十○  
有○二○矣○性○淡○於○嗜○慾○身○無○過○行○爲○鄉○里○所○信○服○高○才○  
工○文○章○取○世○榮○如○拾○芥○而○以○國○變○棄○去○當○路○貴○人○不○  
得○識○其○面○垂○三○十○年○易○簣○之○日○明○達○安○詳○無○念○遽○眷○  
戀○之○色○端○坐○以○逝○非○所○謂○全○而○歸○之○者○耶○而○予○獨○惜○  
之○深○而○哀○之○切○也○予○亦○不○得○而○自○知○也○兄○昔○好○予○文○  
遺○命○以○墓○銘○屬○余○今○釃○酒○陳○詞○道○中○心○之○悲○兄○尚○聽○

之

○○○祭亾女文

維甲寅九月日勺庭老人謹以牲醴香楮陳於亾女  
靜言之靈而言曰嗚呼汝爲吾之猶子產於潮陽三  
歲來歸吾與汝母實撫育汝至於成人十七而嫁曾  
氏方吾之撫汝吾夫婦年三十有五無子吾兄以汝  
爲吾子先兆且異汝之老大生子長孫以娛吾二人  
之老也而汝乃竟夭汝幼頻病耳與足汝母甚劬勞  
汝今汝死而汝母病危篤汝死五日而不敢聞於汝  
母吾自撫汝至今十六年置婢妾人凡四五卒未有

子而汝又夭則信乎吾命之孤也嗚呼吾之無子命也汝夭亦命也吾年衰不能傷於哀樂達人任命如汎虛舟然終不能禁吾之執汝縛而痛哭也嗚呼哀哉

兄善伯曰無多耳而哀情如許其任達處乃益悲愴矣



○ 同易堂祭李少賤文

嗚呼少賤君竟不祿耶天旣厄君以時而又奪君之  
目耶使君偃蹇乎一室之中束紲其千里之足貿貿  
然賫志以沒也而吾黨惡乎其不哭耶君竊見夫世  
之富貴者如朝菌壽考者如夜燭太舟沈溺高車傾  
覆或身被乎五刑體交乎三木或顛仆於饑寒瘦死  
於囚獄或世家爲傭奴妻子爲奴僕又或斷脰截要  
刎耳削足又或僵腐道周烏啄其肉又或多行不義  
天奪之祿身被惡名子孫爲戮所謂爲惡旣不可爲

爲善又不蒙福所謂天下雖大無所容足所謂昔以  
壽爲榮今以壽爲辱而君年近五十不爲天生有好  
德之名死有考終之福身旣薄夫世榮子乃戒其十  
祿爾乃兄撫其頭兒持其足藉幹榻榭靈夏屋親  
戚祖乎西成之門朋友送乎金精之麓吾黨之白衣  
白冠未死而相哭者又安知其孰禍孰福也雖然聞  
之日有永短月有盈虧木有榮落人有乖離月盈則  
喜日昃則悲中道同游徘徊路岐逆旅之人嗷然涕  
洟况我於君十載翠微况我與君非蘿伊蘇况我於

君君克仁義執君之縛涕泣漣而酌君之酒尚其聽  
之

陸水修曰悲生之言不堪多讀

○代祭曾太安人辭

金精鬱兮竊窕神降兮大母無非兮有儀矜壽介兮  
純嘏積流光兮孫子芳修姱兮令譽駉鸞皇兮西極  
羗于世兮云俎坤德兮造家溯源妣兮已大彤管煒  
兮青簡身見之兮在我嗚呼人有生而可吊兮亦有  
死而可賀富不必貴兮貴不賢惟太母兮履其旋賢  
不必壽兮壽不臧惟太母兮豫且康僵王腐鄉兮薜  
茛葑狸首班兮太母宮袒遶膝兮號升屋瓊瑰落兮  
紛蘭叢予小子淹茲土兮蒸民譽以晝接續徽懿於

太母兮若簫管之嘲啻。俛令子攀龍髯兮逝安放其  
典型。猶結友於賢孫兮。想劉母之六七。問黃河之水  
何以行。萬里而剽疾。曰源發於崑崙。問嵩嶽何以拔  
輿。磅礴而鬱積。曰盤結於地根。雲、旄、鬣兮。白日、熹、靈、  
輻、駕兮。遲、遲、方、相、怒兮。金、目、張、走、山、魘兮。夔、罔、兩、漆、  
鏗、出兮。幽、宅、化、臺、入兮。壽、藏、封、柔、毛兮。餌、翰、音、椒、蘭、  
芬兮。薦、明、馨、告、引、者兮。須、臾、酌、清、滌兮。神、靈、

○○哭吳秉季文

歲壬子予客吳門吳子秉季自易堂來過予信宿  
遂別之杭州丙辰予在山中得秉季訃亂作不能  
往而孤正名亦遂葬其父於杭之河渚

墓距河渚  
五里在西

溪下  
良塢

丁巳予客揚州正名自河渚來候予適病見

正名執手大慟期以冬春之交趨河渚拜墓道十  
二月發揚州抵無錫得先伯兄凶問遽歸明年春  
到山乃知兄子世傑以父死非命哀逾節距二十  
日而死又三孤孫幼穉乃留身教之哀痛之餘精

神沮喪心質亂不復意人世事出遊無時展拜秉  
季墓未知期日而正名又自山中省墓河渚于是  
爲文遙哭之書授正名拜而焚於埏道其文曰

嗚呼吾之不得拜兄之墓也命也兄寡三十年獨居  
執禮身精強當斯時也而遽死亦命也嗚呼復何云  
哉戊子七月兄同曾仲子間關避亂來易堂堂中諸  
子聞之皆倒衣迎予後至兄揖而顧我曰此魏叔子  
耶予曰是也乃相與大笑退而或問何以知之曰吾  
聞其爲人觀其貌當必是也特館餐吾勺庭者久之

於是而易堂理學之說起。初金王之變，兄言成敗如嚮。予伯兄及二曾子爲怨家所訟，禍不測。兄未嘗謀面，以躬庵故挺身護之，得全。兄以義槩動易堂，易堂諸子並負氣，誼相高，皆與兄齒。兄弟禮兄，顧謂諸子曰：「人不明道，雖立忠孝節多義舉，抑末耳。諸子疑信者半，久而行其言，或作或輟，然廉隅由是加修飾，而彭中叔丘而康，刻意學躬行，至今不怠，則皆自兄倡之。予作朋友篇，貺溫子，其辭曰：秋風發茂林，萬物欲鼎革，有客自西來，群賢競拂拭。蓋謂兄也。兄負氣敢



犯難與人交侃侃然以當世自命于是辭易堂出遊  
楚豫燕冀以至禮表之室無不入與萬一有爲于世  
十年而後反其故鄉池陽又數年來易堂則其氣和  
以平與人泛愛雖無道不與較而向所謂負氣侃侃  
者山居凡五年而後出而卒不可復見也嗚呼兄之  
學其能變如是而身益強須髭益黝黑修然有光則  
孰意其不五年而死耶死之日正名方造曾仲子于  
吳門其去未病不十日耳河渚之君子病則稱藥量  
水朝夕扶將之死則治棺衾哭泣歛殯皆成禮視兄

之在易堂有加焉。正名性篤孝。反而哭踊而無所恨也。噫。兄何以得此於諸君子。豈偶然耶。丁巳秋。河渚高士徐孝先訪予揚州。其賢兄也不置口。杭之士自沈甸華以暨句立德修行者。則皆有哀誄之辭焉。嗚呼。豈偶然耶。兄之子正名。吾門人賴章之亞。而文學過之。將必克承兄志。然則兄其可以死矣。然當斯時也。而遽死。是則予之所爲哭兄也。

徐孝先日叙次交情。世事行誼。學問四者。參錯出之。而三者又皆從生死交情中叙出。絕無痕迹。遂

爾繼綿矣

謝亭三日往乘季寓吾弟曲齋企江村舍予每  
相朝夕敬其爲人今得勺庭此文傳誌可廢矣寫  
生中古意婉婉可掬

○○○哭吳稽田文

名鉏嘉興人  
一字佩遠

惟金之剛火冶而液君心鞣鞣其堅不釋惟石之貞  
靈霜則裂君心曾冰不磷其質鯨波山立白日爲黑  
君則涉之譬彼溝洫嶽岑礪礪熊咆豹穴君乃土之  
無有慄慄有子有子瘐于非所逃矣越人君行不處  
豈無丘隴藜藿交埏如彼唐肆無寧繾綣嗚呼哀哉  
君則何心我則何心能不哀嗟在昔白石  
白石村在  
匡山下高  
士宋之盛廬處風吹烏相羣鳥倒飛君特我就珠湖  
初見君于此  
之濱高郵也再  
見君于此凍雨溢衢寒衣前走君追而呼君謂

我兄平生知己孤視四海惟汝叔子聞君南游或詢  
國士君曰斯人非折東致我黻子佩子負我戴明明  
日月如何可貸嗚呼哀哉生重泰山死輕鴻毛君胡  
不生而死蓬蒿大竹之山黔陬之地君死莖膠州大竹山精魂  
在天委蛻斯寄瞰彼若木既斲其根彼鄧林樹亦嚙  
其萌夢夢者天不遺斯人嗚呼哀哉予將疇依北望  
君墓涕泣漣而

弟和公曰中心之悲有難於直道處而假的語文  
言以出之其文以三百篇

之格法運楚騷之聲調韻語中絕少見之作也

○○○祭伯兄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叔弟禧叩首椎膺痛哭陳哀  
於吾伯兄之靈曰嗚呼哀哉痛哉天不可信吾兄遽  
如是以死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兄卽考終命吾與  
季弟如割肢體况遭此慘聞訃之日幾不有生然痛  
定之後與世倣反覆推尋猶莫有萬一之異及抵山  
麓而兩棺且儼然矣痛哉痛哉吾邑百年以來未聞  
有此慘禍天道謂何吾祖父謂何吾何能禁肝腸之  
碎裂血淚之枯也兄客于劉帥力全潮州一城數百

萬性命及客范中丞于浙佐賑饑獨荒諸大事全活亦數百萬吾嘗私語世傑吾兄之後必昌汝當修德力學以承天眷何意吾兄橫遭凶禍世傑復就死二旬之間父子併命哀哉痛哉天真不可信矣吾祖父之疆善行仁真不可恃矣方和公遣魏引訃揚州追及吾于無錫當食引至吾與世倣乍見驚愕疑吾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問之乃得兄信再問而得所以死狀魂魄飛散心肝碎裂捨地呼天如夢如死及吾歸而丘氏姊告我曰兄之行也姊力陳其不可

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兄曰  
兩兵相交死者千萬且吾鄉蹂躪已久秋深冬至民  
無衣被何以爲生吾何憚此一行爲卽此一念應無  
死法哀哉痛哉蒼蒼者天夫何使我至于此也吾兄  
弟三人如一身吾年又與兄差近相親狎之日視和  
公尤久往同學淇園兄嘗好遊戲吾直言相諍兄悉  
容受至語同學生曰此事勿令吾弟知之又嘗携手  
周行城堞間兄慨然曰使汝或爲賊所執欲見害者  
當請殺我以活汝汝於世爲有用人也後兄客劉帥



寄我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吾他  
時每一念及輒爲心痛豈知兄今見殺于賊吾遠在  
三千里外無出身請代死又不得一見容顏手奉肢  
體口吮頸血僅得撫棺搥膺而痛哭也嗚呼吾年衰  
力弱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吾今已五十有五  
自分不能有爲于世舍寃負仇隱忍終生騰怨蒼天  
結恨黃壤哀哉痛哉吾之爲弟真負兄矣真不欲生  
息于人世矣真死有餘恨矣吾前年避兵秦和山中  
寄兄弟書欲自吳越返後杜門不出吾三人促膝相

守以終餘年曾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  
來生未了因之詩豈謂遂成凶讖舊年四月聞兄從  
廣州出吾溯贛省兄兄見我來鼓掌大笑拍肩執手  
自面及背周身撫摩若慈母之獲愛子連床四夜而  
後南行哀哉痛哉豈謂遽成永別耶禮到揚州刻集  
成者前後已千二百葉兄往酷愛吾文今哀痛慘切  
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跪奉卮酒并陳新集于靈几  
之前嗚呼吾兄禮集在此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刪  
改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甘健菴曰殺我活汝一閒語無由身請代死一哭  
便與姜伯淮兄弟爭死並傳天壤

丘邦士曰祭十二郎文是死生常事但從兩信異  
同起疑然尚有似虛設文字波瀾處此乃死生之  
大變其驚詫固所本有故不覺而曲露倉皇愴痛  
之情矣

○○○祭兄子世傑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勺庭叔父禧謹以卮酒酌於諸子世傑之靈哭而言曰嗚呼痛哉吾爲文以哭汝父卽爲文以哭汝能不痛心而腸斷耶汝于諸子中長而才吾兄弟且老方倚望汝提挈諸弟不墮吾祖父之教而今遽死又死于吾兄凶變二十日之內汝雖庸愚不勝其哀况其才耶四叔遣魏引來報吾兄之變來書皆云汝哭父痛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爲人所持今疾危將不起吾昏裂中不及細思但稽

首呼天願以我命延汝蓋我年迫衰暮處世不長又無婚嫁之累何如留汝壯年率諸弟持門戶少慰吾兄于地下乎痛定之後展轉思忖吾嫂初喪汝每哭則淚滴地下直坐立處土皆成泥毀瘠之狀吾兄深以爲憂今汝于父更當何如危疾之言其聊以試我耶自念歸途遙遠水陸三千里不易得至故且抑情自欺不敢細詰來者夢夢昏昏遂逾一月及抵甘竹族人脫口相告而吾始痛哭汝矣抵山下面吾兄與汝兩棺儼然然則汝之死其信矣痛哉痛哉天旣加

吾兄以凶禍又復殛折於汝天乎天乎吾祖父何罪  
汝父子何辜而一旦併命也吾沿途以來願以身除  
汝死豈知聞兄訃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嗚呼國不  
幸然後有忠臣家不幸然後有孝子汝學行粗立今  
又以死孝成名追隨吾兄爲神爲靈汝當不以死爲  
恨其如吾叔季何如汝之少妻穉子何如吾祖父何  
吾展轉思忖其真以汝之孝爲恨也吾年五十有五  
相見吾兄與汝者知不幾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  
日形影不離春秋佳晨講論談笑窮日夜不休汝每

出入隨侍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悲夫悲夫春日明  
和勺庭之桃花矣池柳颺矣春草萋萋而生矣諸生  
班列旅進旅退矣獨不見汝吾時時如睹汝形如聞  
汝聲而汝果何在也吾無子汝與傲事我如父汝尤  
周篤又每能執義以匡我汝幼常同汝媵寢處甚愛  
汝汝亦事之如母汝媵長病我好游恃汝以晨昏而  
今亦無望矣媵哭汝至今未已也聞汝病彌留諄諄  
以不見我爲恨哀哉吾真不見汝也矣汝詩文吾已  
爲刻竟今用陳汝靈几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獨

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嗚○呼○痛○哉○

甘健齋曰疑其死則願以我命延汝願以身賒汝  
死信其死則時時如覩汝形如聞汝聲其所以得  
此于叔父者便是與士之不死處矣

丘邦士曰只在死生遠離處觸緒紛出不及一他  
語



○○祭孔正叔先生文

戊午四月二十有四日新城高士孔正叔先生以八十壽終于桂山踰月子興鵬訃至禱捧書痛哭以病盛暑不得往易堂先後葺咸相悼嘆九月禱行易堂諸子各致生芻之奠附書弔興鵬而禱爲文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棲隱桂山爲真高士古之衣冠三十五年希到城市嗚呼先生著書百卷爲真學者精思大易以及外家無弗陶冶嗚呼先生好問善下爲真虛心學七十年舍而從我無有沈吟嗚呼先生結撰

至誠爲眞朋友

叶

無有外內無有遠邇

傷三〇二〇何〇歲〇後

無有生一死鳴

呼

段、字、法、聯、前、後

先生嗟予小子

齒

我父行降而執謙

〇二〇字引起後語

我乃踰階事

以爲兄

叶

嗟予小子

日省厥躬

行薄學疎

嗚呼先生

夫焉不學而蟻馬

嗚呼先生

既稀既耆

〇〇下

欲延其子

而誓于天

而禱于神

以訴帝庭

溘然長逝

丹心不泯

〇〇上

而曰再生

我則子之

〇〇下

則彼爲父

以報我成

小子執書

誦詩二章

泣下如雨

易堂之士

咸來請讀

靡不心腐

嗚呼先生

何必不壽

胡爲奄忽

嗟予小子

不及視含

不及執紼

素車白馬

號哭者誰我乃逡巡越今五月乃臨于墓乃酌于庭  
嗚呼先生忠孝之氣上爲日星嗟予小子拜伏于下  
來享來凭。

門人楊晟曰章法錯落中含巧妙以第一至交而  
不作痛哭之態則文彌朴而情彌至矣

諸子世儼曰前云齒我父行後云我則子之則彼  
爲父末云上爲日星拜伏在下彼此交誼可以想  
見而至情鄭重已百折不盡矣

丘邦士曰本以真素道哀發辭遺韻而辭意生疎

中反覺古意曲節泠泠中拍一篇之中情文自爲  
異同亦怪事也

○○○哭券直拔文

嗚呼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歲正月吾自京口奔  
還哭吾兄吾兄子于山下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  
徒飯頗不如昔欲來新城一望見之病不得行五月  
門人興鵬訃至時吾病新愈一哭而復有間而確齋  
以疾病告未幾死矣吾哭之不盡哀蓋自吾兄與兄  
子之死吾視吾身若旦暮之人者而神竭淚枯耗于  
凡可哀之事其哀情已微然自是心鬱鬱確齋死七  
月中秋之夕予頭風大作轉床蓆方三日夜而兄之

訃又至也予拊膺椎枕席竟不能一哭方擬稍瘥力疾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而病以日增嗚呼今年八月月耳吾哭吾兄吾兄子又爲文追哭吳秉季吳稽田任仲望又哭孔先生哭林確齋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嗚呼賢人凋喪同志寂寥吾以五十有五鬚白齒落之病夫而憂傷橫來其能久視于人世耶七月之杪確齋喪發引而葬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追及喪車于山下哭盡哀旣拭淚而謂予曰宜振先生方疽脚瘍醫弗效也謂先生且來胸中欲相語

甚多孰意兄遂死吾不知兄欲語我者何語而遂不  
及待耶自吾兄諸人之死惟確齋吾視疾三日夜手  
親含殮舉屍扶頭以入棺其餘則皆不及訣而兄之  
望予來訣者日日以幾吾知兄之死而不瞑也兄長  
予七歲無子與予同而先死嗚呼吾哭人日以多他  
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吾雖欲弗哭惡得而弗哭  
耶嗚呼哀哉

丘邦士曰真文字自多曲折此文最能自道其曲  
折處

說引

陸平原曰說燁燁而論訕余爲說不足於文標事約指休戒箴切武亦所謂辭達而理舉與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說目

第十五卷

寄托說上

寄托說下

亦安樂窩說

黃聖木字說

弓說

賴韋名字說

麻中說爲賴韋作

種竹圖說

熊養及字說

食士一篇贈鄧生

寄廬說

耕蔗說

學說

藝蘭說

死生說

孔建字說

義夫說

倦圖說

公範字說

閻氏三子字說

似齋說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五

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寄托說上

受寄托於人者難能寄托人者不易夫以垂死之身  
得其人舉妻子而托之人亦孰不願且易爲者然而  
甚難者何也始無知人之明既任之不篤則其人必  
不可用且夫知人之明其得失易知任之必篤此不  
於寄托之日也吾以垂死之身吾威令將不行而驟

托一人以臨之此一人者威令素不行於吾妻子吾  
妻子素未嘗相嚴憚而欲受托者之必得行其志豈  
有是乎爲將者必素拊循其士大夫然後可使之致  
死君必素尊嚴其將然後將可以御其士大夫驅市  
人使戰匹夫而驟加之三軍之上非高祖韓淮陰必  
不能夫無高祖淮陰之能而希其事以爲常試必敗  
之道也世之寄托者吾惑焉知其人可以任矣亦既  
信而敬之然其威令不使行于吾妻子妻子之言有  
時而入焉則不能以無惑夫當吾之身吾妻子不嚴

憚其人其人屢轉不得行其志而欲一言屬於身死  
之後是君薨而以遺命將匹夫也雖韓淮陰必不能  
管者成湯崩以天下托伊尹歷外丙仲壬六年太甲  
立而無道伊尹遷之於桐太甲不敢忤夫以太甲敗  
度敗禮之才不惠於阿衡諄諄訓戒終罔念聞一旦  
乃疆使之去深宮之中遷丘墓之側其勢必不可得  
行然太甲卒徂桐宮而不敢忤者湯所以托尹者專  
且篤故雖身死六七年之久尹之威令必行而太甲  
嚴憚之者素也漢昭烈將死屬其子曰汝事丞相從

事當如事父吾之子爲天子顧使之父事吾臣世俗鮮不謂悖謬然而以劉禪之昏加黃皓奸邪終亮之世皓不得肆其志刑賞征伐惟亮所爲而禪不敢齟齬延漢祚者數十年世之人就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求人以托之得其人而惑於妻子之言狗庸人之見信之不篤任之不重托之不早乃廢然嘆曰世無可寄托之人也嗚呼人亦安得如昭烈者而爲之死哉

孔正叔曰

理本平常經一番洗滌發道原古今創始得至之論而筆力矯悍異常

丘邦士曰

此論特爲得其人者拔發方爲反日補天之手

○寄託說下

或曰得其人敬而信之妻子之言可入而惑乎曰寄  
托之人有利於妻子者有不利於妻子者恆飢寒救  
災患內理其紛外禦其侮此妻子所樂聞者也匡之  
以義責之以善不從則徵色發聲或告諸其人而譴  
怒之此妻子所不樂聞者也方言之身存也吾紀其  
衣食而莫之或侮則其人之見嚙於吾妻子者少然  
且日以義繩之則易於見怨今大人孔云卽其賢豈無一  
二過舉卽甚厚吾妻子豈無一二疏薄之事是故誣

以其情之所反事之所必無則聽者疑焉文致其所  
近似則疑信半焉○刻○骨○之○徵其所有則信者十矣善處者去  
其誣蒙所近似而實以其所有雖賢明者不能無惑  
也然則柰何曰是人也吾知之真而信之篤矣於其  
誣也吾辨之於疑似之跡吾諒之於其實有吾恕  
而○諒○字○人○不○能○道○之然則讒者之術窮矣久之吾妻子亦有以信  
之而不疑雖然受寄托者必使吾之言行有以服其  
妻子之心持其大而不苟其細周恤其所不言之情  
教以義獎其善而隱其過於是有督責而無怨怒



有憤激而無疏薄也。積誠以行之久而不效。然後可  
以責人之妻子。死者復生不悔而生者不媿也哉。

孔正叔曰：從天理人情至精透處發爲篤論，真天  
地間不可磨滅之文。

錢梅仙曰：至論中具實際識力，令人卓然可行。何  
異凶年之穀叔子立言，必本忠恕于此，亦見一斑。  
丘邦士曰：後段於受托自盡中，特挈責善一事發  
於前段指挈上，說信篤任重要害處，相形方見獅  
子捉象捉鬼之力。

○○亦安樂窩說

丹陽吳子遠好游而與易堂魏禧善于是好易更字曰師邵所至名其寓室曰亦安樂窩初予善洞庭山蔣公郁公郁爲言吳子予遇之廣陵定交主人應下一見而別後八年庚戌又適在廣陵相見握手道胸中語

吳子孜孜不怠如始見時殆不肯自安樂者而以食貧賣盡都會冲和夷猶與貴人貧士雜游處無不自得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倘所謂安之若

命者非耶。然傳于天地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是聖人未嘗無憂也。故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邵子

見天地萬物成毀之故莫不有其時與其數。于是放焉自適于安樂之境。觀其飲酒微醺。命小車遊洛陽市上。惟意所適。

此雖舉天地萬物之大。古今成敗興。凶治亂之感。無一足芥蒂其胸中。獨怪幽州遠隔數千里。失之久。且百五十六年。此與山中學道人逍遙物外者。何毫髮相與而當其觀化時。耿耿然若有所

不能自釋。至形之夢。噬語則誠。何故。吳子

其能爲我言之乎。吳子如不能言。

則安樂窩

別有所屬。吾將與吳子日尋憂患而

無已時矣。

余生生日用。意沉刻而行。以曲折超忽。但覺  
字字出于題表。

○黃聖木字說

黃君名楷仲舅氏字曰聖木按周公陵木曰模孔陵木曰楷言四時不彫落柯直不岐可爲模楷法則也制文字者因木以命字抑字初有此義取以命木則未之考也木者春德於性爲仁聖仁爲大木質故生而不窮故聖人曰剛毅木訥近仁雖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聖然後可以模楷萬物黃君從之矣

鄧隆中曰數語寓規勉之意其理甚大

門人熊頤曰聖木二字節節關生從根生枝

從枝生葉却又葉落歸根可謂奇而法矣

○○○弓說 爲吾廬作

矯枉者必過正，不過正則不可以得中。彘括之用是已。今夫弓之有強，必反其向背而爲之制。故孔子曰：出也兼人，故退之。是以彘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然且矯其枉，不矯其矯。枉則始乎正，率乎不正。是故爲弓者，其人安則爲之危，弓危則爲之安。其人危則爲之安，弓安則爲之危。矢且夫其人安，其弓危，則何不且危？其矢其人危，其弓安，則何不且安？其矢然且危，弓者而爲之安，矢安，弓者而爲之危，矢

孔正叔曰  
一篇用人

曰字四然

其一文勢

起如

結語

向令人口

味

夫人安而弓危者背其人也。危弓爲之安矢則且背其弓而向其人。背其弓而向其人是一危而再安。一安而再危是故矯枉者必一背一向一背一向者一背再向也。一背再向則其人始可以用。今夫絲纏纏然也不急絞之則不可以成約。然且急絞之不結則絕。故弓欲其堅也。然且相角于牛。戴牛者中堅而本末柔向背之道也。

俞石吉曰析理最微而用甚大又以管韓慎考合  
鑄成文可謂奇而法矣



賴韋名字說

賴生名英里有胥吏同名姓請易名於予或曰是何傷英曰參不殺人乎遵不驚座乎庸知不周買璞而鄭賣璞乎予曰易稱藉用白茆無咎英不惟其同名之憂慎是以往其可以免於刑戮矣乎英有忠信之資然短於才性弛緩遇事覓決不斷

韋固其質也於是更其名曰韋字之曰子弦昔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已董安於性緩佩弦以自急古人之求克其性以自益所不足如此吾考安

于在趙多戰功而能以死衛趙氏求所爲弛緩不及  
事者殆一亡有豈佩弦之效與韋卽無意當世之事  
然夫婦居室米鹽凌雜乾餼杵日間以弛緩失事者  
甚衆而况於欲自立其身或受寄托爲人所依倚韋  
其聞名而思勵矣乎

彭中叔曰小文字中有大道理在子弦爲勺庭高  
弟須看此文期許錘鍊處煞有分寸有操縱具見  
造就苦心

○○麻中說爲賴韋作

門人賴韋取蓬生麻中不扶自植之說自名其室曰麻中蓋韋去城市棄先人之廣厦離親戚從予結屋於翠微峰者幾二十年矣屋倚勺庭之竹圃與吾兄弟易堂先生望衡而居傳曰宮之竒達心而懦韋性有似之然韋旣見予毅然不慕世榮終其身從予於枯槁寂寞之道雖松柏曷過焉夫蓬之爲物有麻則直麻去則委性固有然不得而變化也人則異是吾嘗以謂人進德改過莫大於師友然獨處而遠游則

何以自立。故人有終身無師友之助而彊立不反者。此志士也。韋嘗佐吾種竹。旣覆其根。則扶之以木者。環四面。風雨時至。不仆。然旬歲則去木而可倚。三歲竹叢生。欲植他木。則竹以爲扶持。吾觀韋之友藉韋以進德。收過者。多有人。夫韋固吾勺庭之竹也。而奚以蓬爲。雖然。韋終自以爲蓬。此韋所以爲竹也。夫

師正叔曰。論甚精。而可持。循文最曲折。無跡。

○○礪園種竹圖說

東南之美曰竹。箭古人名以君子物貴者少且難生。故人少。君子蕭艾多於蘭竹。最多易生。然未嘗不貴。余嘗以謂世無人者。妄也。傳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之以其類。求之盡誠。雖君子可使多。譬種竹。然疏其土。行其根。而時澆之。去其害。補其敗。則千畝可坐致。礪園欲求君子以自多也哉。使人爲像。踞石坐園。下揮鋤手。竹于溪流之上。環石種之。竹節堅而虛。心於礪園類。礪園李子淦也。揚之興化人。像者武林謝

彬新城陳一元爲補竹

計甫草曰傲岸可喜

程千一曰文亦如竹體直節密  
而曳多姿  
故每轉愈勁

宗子發曰字字是種竹圖他人只做得竹圖  
耳

〇〇〇 熊養及字說

門人熊頤字養吉。冠石先生曰：君子合萬物以爲養。故能自養。更之曰養及。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勾庭氏曰：及之道大矣哉！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願欲自奮于賢求爲聖人之所養。則所以及民之道不可不講已。漢高帝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語焉而或者疑之

夫養賢以及民 此大畜之後所謂更稱其職民安

其業也。艸創之際，群雄並驅，日斬殺其民，以倖一勝。而有識之士，知非天心所與，則相與交臂去之。故入關之役，諸老將曰：羽暴掠，不可使沛公長者空遣而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然且得地而棄其民，士田荒，都邑路貨粟無所出，民饑不得食，國貧而困，則賢人無所依。是故袁紹仰食桑椹而下多離散，曹操屯田許下而士益歸，或曰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大將，一見彭越、黥布而授以相國，飲食俱具如王者，捐三十萬斤金予陳平而不疑。漢



定天下息兵休民烟火萬里本高帝養此數人力也  
則易養賢歿民之說也

兄善伯曰養民致賢之理真識時務保元氣之論  
也而格力最高

○○○貧士一篇贈鄧生

古之士伏處貧賤不借尺寸自立其身以致顯名然

方其未遇操術甚卑而不恤故杜廣爲廐卒翟方進

爲小吏程賀充着州廳僕兒寬賃作董永張繹吳達

爲庸朱翁子黃蓋江淹賣薪劉實賣牛衣傅昭賣屠

日王猛驚春周勃織簿曲爲人吹簫給喪事班仲升

闕澤崔亮傭書而王僧孺亦傭書鄧艾養債陸羽牧

牛承宮尹勤公孫弘吳祐皆牧羊卜式王尊路溫舒

張華游明根皆牧羊任安將車以求小吏匡衡傭作

以給食飲袁宏備載運租范史雲裾拾自給公沙穆  
賃春吳祐而陳安世亦備作於權叔本此初非擇而  
爲之也或身富貴或成令名於時後世以爲美談蓋  
好學砥行立名而已矣且夫好學則博文多識可以  
待問砥行則忠信加於人是以名立於下而身顯榮  
於上故雖身都養不爲辱親灑掃下坐不爲屈爲諸  
生拾薪執苦不爲勞彼其志誠欲有所就也而孫期  
梁鴻亦牧豕葛洪賣薪孔仲山爲衙卒則皆超然自  
貴立其身於萬物之表不可以貧士論已至若莊浪

之備。夔市之匠。臨海之賣。薪則自有人。非汝所知也。  
彭躬菴曰。極璀璨極超脫。昌黎短篇外。別有此種。  
彭中叔曰。神檢簡貴。一意孤行。若以博綜尚之。相  
去遠矣。

丘邦士曰。骨重神寒。天廟器。此文有之。

○○寄廬說

鄧生自名其室曰寄廬或曰此先人之室也勺庭先生曰人生有定質無定位於父爲子於子爲父於弟爲兄於兄爲弟夫寄者虛位也故君子實之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朋友信今夫寄物於人非誠勿受受物之寄非誠勿與神龜以夢千元王衛平日盛德不報重寄不歸於是刑白雉驅羊而灌血於壇故曰取之若寄言與受皆誠也或曰人寄身天地如客之寄蓬廬實則妄矣先生曰

○夢○諸○乎○寄○身○久○者○百○年○短○半○之○人○倦○而○假○寐○無○樂○乎○其○惡○夢○也○百○年○五○十○年○之○於○夢○也○甚○矣○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君○子○不○以○寄○視○寄○故○寄○之○者○衆○焉○鄧○生○再○拜○曰○敬○問○命○矣○請○歸○書○於○廬

注舟次曰名言篤論○從寄生誠從誠生夢來去  
無端中間根枝相生針線相炤處在有意無意之  
間使人可尋而不可執真奇文也

○耕廡說

諸子世倣讀書于吾廡之西廡請名于予命之曰耕  
廡士之學猶農夫之耕也汝亦知乎耕乎夫耕者必  
強耒利耜反覆其土故孟子曰浚耕而易耨耕不浚  
則草莠不盡土膏不發雖有土化之法燎山之沃而  
不入則苗不秀秀不實是以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  
澤又曰稷稷良耜俶載南畝汝其以人情物之理爲  
田以私與習爲草莠理義以爲種六經史以爲耒良  
友苦口之言已之強力以爲耜晝夜三反不懈不有

以爲之耕。今夫虱至細也，譜而視之，則見其毛；目腸胃焉，莫輔于髮，察之，則見其中空。而鹵莽者，白日行道而不見丘山，今夫食木果者，必解其皮，吐其核，咀而咬之，而味出，而鹵莽者，茹皮核而不識汁，昔之質然，則其與於不食也幾何矣？孟子曰：君子濼造之以道。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苗亦鹵莽，而報于汝母，鹵莽于學，其庶幾乎獲矣乎？



○○學說贈葉徂徠

傳曰人之有學如玉之必琢而成器玉不琢其璞不  
毀人不學則失其質故質美者譬諸苗不澆其耕擇  
種而播之土化而耘薅則庶草蕃而苗以萎死故曰  
苟爲不熟不如莢稗葉子徂徠年少而質美能自浣  
濯子俗以志于學雖然必謹乎其所習慎其交毋玩  
其歲月以實致于令名君子者有益於人者也人之  
交貴君子以其益我也君子而無益于人交君子而  
不自取益則與世俗人無幾異徂徠好君子交其所

以○自○益○有○可○言○者○乎○孔○子○曰○友○直○友○諒○記○曰○審○問○之○  
慎○思○之○易○曰○積○小○以○高○大○此○學○之○實○也○

楊蘭佩曰切實之言而出之烟雲繚繞百端並集

○ ○ 藝蘭說

魏子藝蘭於勺庭僕請曰去其本與葉之敗者其垂  
敗者請毋棄之瘞他土而或俟之成魏子曰善哉顧  
謂門人曰君子之治小人當如此也古者放流之義  
其諸此與魏子過江亭以告其師楊子楊子曰吾之  
將不半足有二莖焉美好而長吾惜之亾何而美聳  
絕吾夫而後知亂世之不可以獨長見也

丘邦士曰兩事若不相屬而愛物愛身意思深長  
殊有古致

〇〇〇死生說

里有汨常人焉。魏子逆諸道，必目攝之，退而誦遄死之詩。居旬歲，汨人遷於善。魏子三吁三嘆，退而告人曰：「若是夫人之不可以或死也。」語有之曰：「遷善改過，使人溢然而就死，雖有大善不可遷，罪大極惡終其身不可得而改也。且夫可以有爲而不爲，欲爲之而不及，爲是輕其生者也。人之有生，不知其死之遄也，瀕於死焉，至於求生而不可得，哀哉！」

丘邦士曰：轉折迴疊，得左氏深處。其文之巧之

鍊可一望而兄其意思之深長可屢味不窮

○○孔建字說

余讀易至屯未嘗不愀然而色變也。傳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草昧，天之勢也。故治者，天心所欲。亂者，天所不得已。然天欲大治，必開之以大亂。萬亦百草夭，喬於春夏，而不有秋風之振槁。大冬霜雪之摧落，則陳者不可去，新者不可來。故不大亂，則不能大治。治者，勢也。亦天意也。唐虞三代以來，或諸侯起爲天子，或匹夫徒手取天下，而乘時構會，屠沽胥胝之人，韋布之士，特起爲王侯將相者，不可勝數。是以宜建

侯當是時。豪傑之士。廩然不自保其身。周章四顧。若  
死。亾之來。無有方所。富貴者。懷門誅。貧賤者。填溝壑。  
膏鋒鏑。亾時。而其器識之超越絕羣者。雖安樂溫飽。  
終業業焉。不敢以自放。逸居一室之中。隱然有經營  
天下之慮。故曰。不寧所以建侯也。建侯不寧。所以承  
天造也。知天之所以造。而後可以濟屯。建幼慧十三  
通五經於易。讀之久矣。其亦聞此義乎。因命以字曰  
造侯。

弟和公曰。俊傑之言不許註疏。小儒道着一字。

○○義夫說爲臨川王偉士作

傳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男子則妻死可更娶非重於責婦人輕於責男子也婦人從人不自制男子制人者也而聖王之典忠臣孝子節婦義夫必並旌夫聖王不禁婦人之再嫁而特設節婦之旌使之慕而知耻可使男子之再娶而特設義夫之旌以代天下之爲夫者報天下之節婦以平婦人之心感激之使勸於義然孝子節婦州里動多稱述至

聖王立制  
本意

所傳義夫甚少豈果義夫難爲抑天下男子不以是



自愛其身  
四字最精  
故有狂且  
暴客其妻  
爲之守貞  
者

爲意雖有之不之傳耶今夫節婦之難難於忠臣義  
夫難於節婦忠臣臨難慷慨捐生比於烈婦求其入  
而不變見可欲而不亂惟節婦爲難然再嫁則絕故  
夫陰爲淫佚則不齒於人類故女子之自愛其身者  
恒有所不肯爲而男子不然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於是有其妻爲之守身殉義  
至刎頸碎首支解裂肝及不逾年月而更娶則綢繆  
燕婉若其初之未嘗有婦蓋亦甚矣卽或鑒於周宣  
王尹吉甫之事希子與之義父往往如里之貞女不

數累年齒  
見後夫少  
難而久  
辨

提出一子  
二字於義  
最精

嫁而嫁已畢嗚呼世無義夫則夫道不篤夫道不篤則婦人之心不勸於節婦人不勸於節則男女之廉耻不立而世顧未有真能行者臨川王偉士先生年二十八生一子而喪婦獨居四十餘年未嘗有他色今年七十矣先生族子臣爲余門人具言先生修長者之行博學能文章當甲乙間棄諸生抗志以隱是則先生又以義夫而兼節婦之所爲也南豐有高識者字敏生余友也年二十七喪婦亦一子終身不娶

今年五十二與程山謝約齋先生隱居講學雖其年

不○處○思○法○深○妙○及于先生者十有八年余固知其義之必有終因  
并表而出之

涂宜振曰關係綱常之文不正大則失體不奇警  
則老學究語耳忠節之文古今甚多從無論及義  
夫者得此奇警正大之作足補人倫之闕

○○○倦圃說

曹秋岳先生有游息之園在嘉興城西偏宋岳倦翁宅址也多古樹

又多

水焉高高下水出其間倦翁手植梅今在牆際名曰倦圃或曰先生休矣

今可

以倦故名客曰倦非先生意也先生顧謂魏子曰何如魏子曰吾何知哉雖然吾嘗愛陶公歸去來之辭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雲之出也天氣降地氣升山川鬱勃鼓翁於其中雲於是乎出其布於

天瀾漫乎高岫平原則風爲之驅而雲何知焉若夫  
鳥終日飛不遠其巢鵬搏扶搖直上九萬里而不能  
不去以六月之息故物之窮大久必樂反其故居者  
情也是故雲之出也無心鳥之倦而還也有知古人  
之善言物情也然莊生曰去以六月息息生也猶鳥  
之倦而還焉而將復飛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故  
修所以培風也今夫水流而不息然而必有盈涸焉  
孟子曰盈涸而後進科者水之所以息其倦也而不

可以止是故四時以冬爲心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貞  
然後元生焉諸葛武侯曰寧靜以致遠文子曰天地  
尚猶愛其神明此古人之善用倦也是故鳥倦而後  
知者也倦而知則其明不息昔者舜嘗曰吾倦於勤  
矣

然而堯之

倦也勤於舜舜之倦也勤於禹則知人之說也先生  
笑曰吾何知哉客去於是書爲倦圖說

俞右吉曰於主人妙有沈着而出以愴悅幽詭之  
文若作蒙莊看便靚面千里矣

兄善伯曰大有微指文亦如夏雲之多峯

○○閻氏三子字說

閻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詒樸。曰元木。字書本。素曰樸白。所以受采。樸斲所以塗丹。獲也。訓慤曰穀。仲平子曰。所貴惟賢。所實惟穀。民去末反本。懷忠而抱慤也。議畧曰。方叔方畧。恒言也。昔克國馳金城。圖上方畧。事必有方法。若田有畔也。是故李將軍野戰。必有兵法。樸質也。慤善也。畧簡也。莫質於木。莫善於穀。莫法於簡。木於德爲春。故元之穀者。中央之盛德。故仲之德成而後民。



向。方。畧。者。後。起。之。事。故。曰。不。得。已。而。應。故。叔。之。

鄧孝威曰：疊三段爲九段，各段中有層次錯綜，此  
鬪亂之法也。而思理奧衍，得白虎通佳處。

○○公範字說

成鑄字公範按鎔金入範曰鑄範法也法無一定圖  
中規方中矩平直中準繩是故士農工賈各治其業  
範若錐鈍若錘曲若鈎子各中其法五行之性金最  
堅洪範金曰從革金俯而就裁天下之物無悍不可  
化勺庭叔子曰從遷善也革改過也不遷善改過則  
不可以入範是之謂躍冶日不祥之金

曾止山曰警切而文甚精工

○○似齋說

宋子維德

名基小司寇  
牧仲長君

欲名其燕居之齋私于魏子

曰某先世以孝友恪恭爲家法至大父文康公益光大  
大句父守而弗失加恪謹焉某日夜戰戰懼弗類以  
忝祖父願先生錫以思義之名魏子曰人夜半而生  
子舉火照之見不似已而喜者夫豈子之幸也哉故  
子孫之幸其祖父之賢也甚于祖父之幸其子孫是  
故朱均不足以累堯舜而腹鯨之名舜禹之心至今  
千萬世而有餘痛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又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宋子溫恭有恪而好學不  
怠其庶幾有之矣題之曰似齋

袁士旦曰立論甚創須知不是聽人委咎于祖父  
正要立身揚名他日不致貽累子孫耳讀者當會  
此意